

## 歸鄉

我緩步的前行，走過學校大門口，我要從嘉義回到雲林，我要回去上一柱香給你。深秋了，路上有很多泛黃的落葉，讓我想到面色蠟黃的你，在你過世的前一天，我還握著你枯瘦的手，喊著你，小舅舅，你那時有認出我是誰嗎？

我踩到了一個充滿棘刺的圓果，那是楓香的果實，我抬頭看到數棵楓香已轉黃，有幾片葉子已轉為深橘色，以前我曾傻傻的分不清楓樹和槭樹，直到在高中的圖書館旁，被楓香的果實狠狠的砸中腦袋，在疼痛的記憶下聽到了同學的解釋，我才記得。而此刻的我也被這顆果實砸痛，是內心開始疼痛。

青楓，槭樹科，別稱「槭樹」。葉對生，葉形掌狀五裂。秋天時，樹葉會轉為紅色。楓香，金縷梅科，俗稱「楓樹」，葉互生，葉形掌狀三或五裂，鋸齒緣。秋天時，葉會轉黃，並不會完全變紅。

小舅舅，在冰櫃沉睡的你是否會冷？那我願把思念燒成一樹烈紅的楓火，贈給長眠的你，片片落地的紅葉並非是寂寥的秋殘，是想傳進地底給你，願你能聽見那沙沙作響是別離的思念。

我在火車站等待，從民雄到斗南的距離很短，坐莒光號只有十五分鐘的車程，但是火車誤點了，晚了二十分鐘才到，回家奔喪還遇到這種鳥事，我默默的想著，然後生著悶氣，難過在心中慢慢發酵，上車的時候，突然聽到身後有人大喊著：「妹啊！」，是一位媽媽在叫自己的女兒上車，然後我突然感到鼻酸，從第五節車廂開始拔足狂奔，我抵達第一車廂，坐上自己座位時早已淚流滿面，我還記得你常那樣喚我，打趣時會叫我「楊美眉」，我壓抑著自己的哭聲，試圖讓自己不要嚎啕大哭，聲音是止住了，但我卻壓抑不住對你的想念，你不會再笑笑的喊我小名了，此刻的我好想你，我捂住臉，熱淚如頃。

下了火車，我漫漫徒步而行，有一隻孤單的紋白蝶悠然飛過，忽高忽低的飛進一片大花咸豐草的花叢裡，我默默的從牠身邊輕聲走過，卻仍然打擾牠的覓食，牠有些驚惶的飛起，越飛越高，向著日落的方向飛去，我眯著眼試圖從有些餘威的夕暉中看清牠離開的方向，卻發現牠早已翩然消失。

紋白蝶分成日本紋白蝶和台灣紋白蝶，純白的蝶翅夾雜著一些黑斑，兩者的差異很小，差別只在下翅翅緣的一排黑斑。以前剛學習認蝴蝶的我，看到紋白蝶就想分辨是日本紋白蝶還是台灣紋白蝶，蝶影在油菜花田飛的忽快忽慢，使我眼花撩亂，恨不得將牠們一網打盡，又擔心傷了牠們，只能在牠們身後苦苦追趕。

後來，我放棄了這種愚笨的窮追不捨。

找到他們準確的學名，對我而言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……一種蒐集式的心理驕傲，還是為了展示我的辨識技能？或是，炫耀人類能為萬物命名的特權？——《迷蝶誌》吳明益。

我目送了一隻紋白蝶的離去，我想我不用追問牠的身分，牠只是我的信差，純白的蝶翅是信紙，翅上點點的黑斑不是那隻蝶的身分證密碼，而只是純黑的思念，單薄的牠承載我深刻的思念，對牠而言有些沉重，所以我想牠會有點遲，願在西方世界的你能耐心等待。

離開斗南火車站，我要轉乘台西客運回虎尾，大概是在火車上哭累了，我坐在客運一路上有些昏昏沉沉，然後我在虎尾市區下車，在郵局前等人來接，我想到了你也曾來接我，那時你騎機車來載我，喊了我楊美眉，我也笑著喊你一聲舅舅，然後我們一起回家。

我到家了，大舅媽幫我點了一柱香，顫著手祭你，我的眼角發酸，我默默的拜完，隨後進門看了你的遺容，你雖然臉色有些發黃，但是你的嘴角帶著笑，我知道你走很快，痛苦沒有折磨你很久，那樣很好。

隔天下午，門前停了一隻白鵲鴿。

我燒完腳尾錢，坐在靈堂前發呆，有幾隻麻雀吵雜的飛過大門，然後有隻白鵲鴿停了下來，牠只是在鐵門旁來回的漫步，有時低頭啄食幾下。

白鵲鴿，在臺灣為普遍之冬候鳥及部分的留鳥，喜歡單獨或成群活動，步行快速，喜歡邊走邊啄食地面或飛撲驚飛的小蟲。站立時會不停地上下擺動尾羽。飛行時成上下波浪起伏，會一邊飛一邊發出「唧、唧」或「唧唧唧」短促的鳴叫。

生如迷鳥之漂泊，死如候鳥之返鄉。——《十五顆小行星》劉克襄。

我安靜的觀察著那隻白鵲鴿，在颯颯的秋風之下，感覺牠好像很孤單，牠是暫留台灣的過客？還是這裡是屬於牠的故鄉？或許牠和你一樣回到了故鄉，也是孤單和冰冷的一人。我想到了我在高中時，也曾趴在操場的大草原上觀察一群白鵲鴿，一群為了渡冬奔波而疲累的候鳥，在草原上享受閒適的休息，正如永遠長眠的你，不用再忍受病魔的煎熬，享受著安寧的休息，你就好好的沉睡吧！

晚上是你的頭七，我和外婆整理著你的遺物，我們要燒一堆衣服給你，因為你老是會穿衣服後常忘了洗，累積了一堆才洗，我還笑著說要燒一台洗衣機給你，外婆哈哈大笑，我看到她眼角泛著淚光，外婆她很想你，我也一樣。

這兩天我沒有哭，或許是怕你看見，有習俗說不可以在過世的人附近大哭，會害他們擔心而捨不得走，我記著了這個習俗，所以我忍住了淚，請你不用擔心，我會笑著送你，你在天堂不會再受病痛了，請你放心的走吧！

最後要讀大學的我，還是要回嘉義，但我把牽掛留在雲林，也把思念留給了你。

我想到了我在離別前上一炷香給你，我聽見外婆站在一旁說你要保佑我考試考好，我不禁噗哧一笑，你又不是文昌帝君，我會好好讀書啦，我持著香小小聲的說，我彷彿看見遺照上的你也微微一笑。

願你一路走好，我親愛的小舅舅。